

赤有可聞

青絲

綽號之趣

最喜歡給人起綽號是不是中國人，我沒有做過相關的調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綽號文化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呂氏春秋》載，夏朝的著名暴君夏桀，力能推倒一頭牛，人們誇讚他勇健力大，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移大轅」。在尚無文字、只能結繩記事的上古時代，先民們就已互相起綽號了，可見中國的綽號文化根柢是如何的深厚。直到如今，一個中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若是從沒有獲贈一兩個綽號，恐怕自己都會黯然神傷，因為這幾乎就是自閉而不融於大眾的體現。故從某種程度上說，綽號也是一枚互動之匙，是獲得他人認可，形成良好人際交往的開始。

中國人起綽號的靈感，來源非常寬泛，他人的姓名表字、相貌體形、為人性情、職業特點、時談物議、功過是非，都可以信手拈來，運用得極為自然。綽號的含義或詼諧幽默，或形神俱似，或諷刺譏嘲，或親暱熱絡，表達了旁人不同的心情和評價。而被起綽號者，或欣然受之，或自我解嘲，或默認成俗，甚至勃然大怒，都是常態。

古人是以身字號彰顯品德，綽號的道德評價意味也更濃厚。如唐代奸相李林甫為人虛偽，性情變化叵測，人們背地裡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李貓」，形容他的心計就像貓一樣變化多端，令人難以預料。北宋宰相呂惠卿陰險詭詐，慣以鬼蜮伎倆暗中傷人，他說話喜歡比手劃腳，加之人又長得很清瘦，故有綽號「說法驢」，譏諷他就像一個妄談佛法的猴子，不知輕重好歹，自以為是。明憲宗時，首輔劉吉在內閣任職達十八年之久，朋黨營私，閉於行路，卻歷經言官彈劾而不倒，人送外號「劉棉花」，諷刺他就像棉花一樣耐彈。

北宋之初，王廷義為名門之後，又生性驕傲，喜歡矜貴自誇，逢人便稱「我當代王景之子」，人送綽號「王當代」。前兩年有一位娛樂界生的奇女子，開口也是必稱「我們上流社會的人」，被網民諷稱為「上流美」。或許她就是師從王廷義之故。

如果論及最擅長起綽號的群體，則非現代網民莫屬。網絡是個集思廣益的大舞台，網友們各具奇才異能，不僅能夠準確抓住事物本質，且時有妙論，娛樂性十足。如某前中超球員綽號「大帝」，就是網友們借其人表達對中國足球不滿而進行的一番揶揄調侃。還有某時尚雜誌編輯聲稱時尚人士不穿秋褲，獲綽號「秋褲芒」，以及「春哥」、「梨花教主」，無不是思維活躍的網友的傑作，圖的就是一個樂子。

當然，有一些綽號是以他人的身體缺陷為對象，進行嘲笑戲弄，是不值得提倡的。如嘲笑女性的胸小，謂之「微波爐」；譏諷他人的個子矮小，謂之「武二郎」，這種具有侮辱性的綽號，即使對方過從甚好，恐怕也是要當場翻臉的。

歷史空間

秋風秋雨蒼山

陶然

從北京南站上車，猶聽見猶豫的聲音，哎呀不太穩當呀這高鐵！哦？難道要改乘動車？但動車要八個小時，高鐵只需三個多小時；而且動車到達時間已是晚上九點，到棗莊還要有人接車，再趕路到蒼山，摸黑不要說，到酒店恐怕非半夜不可。怪不得接站的朋友搖頭試探着：改高鐵好嗎？即使不怕夜深，也總不能不考慮接車人的實際困難。那好吧，高鐵就高鐵！憑利那間湧上的勇氣，我們一路風馳電掣地開向棗莊。一路上，綠樹、草地、田野、溪流、農屋、高高低低的電線杆、驚飛的鳥群、悠然漂在水面的鴨群……好一幅久違了的鄉村圖景！

剛才還在北京的茶坊續茶敘，談天說地，現今卻已身在大自然中穿行，我有一陣迷惘的感覺。

此行指向東南方向，蒼山雖在山東境內，卻已臨近江蘇。高鐵蒼山無站，最近的只有棗莊站。棗莊？這名字立即讓我的腦海裡浮現一片棗樹林的意象，但並沒有看見。接車的司機笑道，你是望文生義了！原來是會錯意。可是如果細究，又不盡然。原來古代神農氏(炎帝)曾在此處建立莊園，種植棗樹；目的是為了製造子的木杆、箭杆以及車軸，考慮到棗樹成材非常緩慢，所以此地應為炎帝部落腹地。這也有旁證，著於清光緒年間的《嶧縣誌》也有記載：棗莊因當地棗樹居多而得名。雖然如今並不以棗樹出名，但歷史淵源如此，棗莊之名也就留存到現在。棗莊是造車鼻祖奚仲故里，也是工匠祖師魯班、鑿壁偷光的匡衡、哲學家墨子、大文學家蒲聖之、著名小說《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的故鄉。唐代大詩人李白曾途經這裡，留下千古絕句《客中行》。這裡曾經誕生過滕國、薛國、小株國、鄆國、邳陽國等歷史國家的都城，是全國兩個出現歷史古城邦最多的城市之一。

但我們只是夜間路過，無暇久留。穿過市中心，一片燈火過後，便是寂靜山道，車子朝向我們的目的地，「第二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際研討會」舉辦的地方，王鼎鈞釣魚山進發。沿途只是偶然有車子從對面飛馳而去，那漫漫長路又歸於沉寂，只有兩旁黑黝黝的樹林在晚風中搖曳。忽然前面一片燈火輝煌，司機不無自豪地說，蘭陵大飯店，我們縣城唯一的五星級酒店！

說是五星級，當然不會差到哪裡去。光是從大堂穿過簷廊到客房的路上，兩旁便盡是草地，左邊還有鄰鄰湖水蕩漾，一片水色迷人。那夜晚飯前有個空檔，左右無事，便出去逛那酒店後花園，小橋流水，假山假石，營造一幅人間景象。並沒有甚麼水，周圍靜悄悄，蟲聲唧唧，如歌，如訴。夜涼如水，冷意漸漸逼人，打了個冷噤，還是回到大堂去。沒想到這縣城也盛行泡腳之風，當晚主人便帶我們去推拿，在街上飛馳，道路暢通，不必擔心堵車，沿路欣賞夜街，也並沒有發現獨具特色的所在，只是平常道路而已；但有識途老馬領路，當然放心。推着推着，疲憊漸去，我都幾乎睡着了！朦朧中只覺得好像回到晚宴中喝梅酒，那微甜催人入睡。

其實也曾在微雨的中午結隊去畫院，雨飄來飄去，若有似無。沒有電梯，我們踏着石級登樓，好在只有兩層，並不高。畫室不算小，但簡樸。繪畫的房間有各種顏料和畫筆，擺着幾張椅子，一台電視機，還有收音機，正在播放流行歌曲。主人誠邀客人揮筆畫，於是鋪宣紙，取畫筆，凝神靜氣揮毫，刷刷刷，幾下便勾出梅花爭豔圖，驚倒周圍同行。譁然聲中，我只聽見窗外細雨正滴滴嗒嗒飄在玻璃窗上，怎麼聽來聽去好像是細雨呼聲？

蒼山被譽為「中國大蒜之鄉」、「中國牛蒡之鄉」，特別是大蒜，難怪在蒼山期間，餐餐都有大蒜作為進餐時的佐料。主人說，起源於西域的大蒜，由東漢李恂從中原引到山東兗州，進而推廣到蒼山，它是在蒼山縣特有的生態環境下，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和人為定向培育而形成的蒼山特有品種。它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栽培歷史，具有頭大瓣勻、皮薄潔白、黏辣馨香、營養豐富等特點，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白話小說，具里程碑性質。它給《紅樓夢》的創作，積累了藝術經驗，開闢了道路。書中關於酒文化的常識特別豐富，我們不能不提，早在1915年的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牌獎的蘭陵美酒。隸屬蒼山縣的蘭陵鎮，是中國古代名邑，從戰國時，楚國就設蘭陵縣，具幾千年的歷史底蘊。目前，我們見到在「古鎮一條街」街口立着一個標誌性牌坊，寫着「天下第一酒都」，酒香四溢，遠遠就可以聞到。我們在酒坊裡品嘗美酒，說說笑笑，但心裡覺得，似乎缺少整體策劃，看來有必要通過古鎮的恢復性規劃，重塑千年古鎮的歷史形象。

蘭陵不但有美酒，還因為這塊土地上出現過蘭陵王高長恭揚名。他是南北朝北齊文襄皇帝的第三子，很能打仗，但他長相俊美，敵人都怕他；於是便利用木頭刻製出醜陋無比的面具，打仗時戴在面上衝鋒陷陣，敵人聞風喪膽。雖然戰功赫赫，但由於當時世襲制度嚴格，不是太子的他，只能於公元560年，被封為徐州蘭陵郡王。其手下多為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編出《蘭陵王入陣曲》，據說，中國的戲劇臉譜就是從這入陣曲中演變而來的。

沒有機會看到蘭陵王遺跡，但卻見到荀子墓。荀子是戰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儒學大師，他曾兩度出任蘭陵縣令，他是「百家爭鳴」時期諸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被世人奉為後聖，又稱為亞聖。他是趙國人，但一生多在齊魯度過，晚年在蘭陵教書，死後葬於蘭陵。當我們趕到時，天已大黑，附近工地在大興土木，還有一段距離，便下車，一腳高一腳低地摸黑而行，好容易走到荀子墓前，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清。只好請司機把小車開入，利用車子前燈照明，才看到兩座墓碑，一個是「補建荀子墓」，一個是「楚蘭陵令荀卿之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荀子墓還是一座高大的土墓，墓基佔地周長80多米，高約4米，墳墓上長滿綠樹野草，墓頂略平，有房屋遺址散落在上面，磚灰結構，看得出正堂和偏房；但現在已經分不清了。這時秋風勁吹，樹林颯颯作響，四周寂靜，但見遠處有煙花一陣又一陣地騰空綻放，很快又歸於寂寞。我們在夜影中站得久了，竟有深秋涼意。嗯，是該歸去的時候了吧！

在蘭陵東北九公里處，東迦河西岸有兩個村落，以東西順水溝為界，前村叫「作字溝南」，後村叫「作字溝北」。那是因為倉頡曾在此造字而得名。他是遠古時代黃帝的史官，那時人們靠結繩記事，黃帝和炎帝在邊境談判時，倉頡因結繩為黃帝提供的資料出錯，造成談判失利而辭官出遊天下，去尋找收錄記事的辦法。他結合一路收集到的資料依類象形，開始創造了文字。黃帝非常欣賞倉頡造字的才能，便賜他倉姓，意思是君上一人，人下一君，從此他不再姓侯，而變成姓倉名頡。傳說上蒼知道倉頡造字名滿天下，便降下一場粟雨獎賞。人間二十四節氣中的「穀雨」，便來源於此。當然倉頡造字只是傳說，信不信由你。但當我們乘車離開蒼山，前往棗莊時，不由便想起這個故事。這時，天又下起秋雨來了，它打在車窗上，滴滴嗒嗒不止。冒雨衝下車去，幾乎淋成落湯雞。車站裡乘客為排隊吵架，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作字村東塚溝西沿的廟宇，那裡面供着倉頡坐像，嵌於院內牆上的碑刻有倉頡當年造字和勸說鄰里和睦相處的文字。當高鐵呼嘯駛去，我卻有時光悠悠流逝之感。

2011年11月1日—3日，草於蒼山「蘭陵大飯店」；12月18日定稿於香港。

豆棚閒話

馮磊

唐詩宋詞裡的刀光劍影

1、《隋唐嘉話》載：楊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楊帝邀請諸大臣聚會，酒過三巡，以「泥」字為韻，寫了一首詩。且，自我感覺良好。不過，讓他尷尬的是，司隸薛道衡隨之也作了一首。其中有句子道：「空梁落燕泥」。一時為人所驚歎。

薛道衡是一個書生，後來被楊帝以謀反的罪名殺掉了。行刑之前，老領導楊廣前去告別，笑吟吟地問道：「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隔著厚厚的時空帷幕，我們能夠感受到的，除了一個書生的悲慘遭遇，還有最高統治者的志得意滿；他的小心眼、他的卑鄙和他的嫉妒，讓人骨子裡發冷。

2、學識未必能夠解決人品的問題。這，就像GDP的增長無法阻止道德的淪落，才有蘇丹紅大褂流行一樣。貪婪和嫉妒，本身是人性的兩大弱點。很多時候，權力能夠放大這兩種缺點。這就是為甚麼古人一直強調人品的問題所在。

一個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未必就意味着品格高尚。畢竟，教育和學歷不能作為衡量道德的風向標。

權力更是如此。它不僅不能作為測試人品的試紙，有時候還會成為私慾橫流的催化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皇帝自己喜歡文藝，極可能是整個國家文化事業的不幸。

薛道衡的遭遇，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3、據說，被作家楊廣因為嫉妒害死的，絕不僅僅只有薛道衡一個人。

《隋唐嘉話》中又有文字記載說，「楊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有時我想，皇帝或許是一個職業。雖然，又絕不僅僅是一個職業。從業者如果個人心理扭曲，一定會做出荒唐的和瘋狂的事情來。

乾隆皇帝喜歡寫詩，優秀的詩人，人人自危。希特勒反感抽象派繪畫，就把所有的抽象派作品趕出德國的博物館。

這二者之間，其實是一個道理。

4、文人的嫉妒，其酷烈的程度絕不下於女子的嫉妒。當年尉遲敬德納妾，太宗賜醋，騙她說「罐子裡是毒藥」。讓李世民沒想到的是，那女子仰脖子就喝了下去。文人也是如此。楊廣殺薛道衡是一例，蘇軾當年的遭遇也是一例。我們數千年的文化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本嫉妒史和屠戮史。

5、相對而言，李德林兒子的遭遇要好得多。

生活點滴

學做老人

葉璧光

母親是一個舊時代的婦女，書讀得不多，一生就是跟隨著父親和公公婆婆在大家庭裡生活，逆來順受，任憑命運安排。長輩和丈夫去世後，她很自然地就投靠兒女，閒時和親友打打麻將，就很滿足了。

這些年來，母親年紀老邁，眼睛、耳朵都開始不靈，腦筋退化，行動亦開始緩慢，後來就連以前她最愛的麻將牌和看電視連續劇也只好放棄，每天待在家裡閉目養神，等著家人早出晚歸。她感到孤獨寂寞，日子苦惱。對於生活，她的感覺漸漸麻木，有時會埋怨自己壽命太長。雖然我們星期

天節假日總會陪她去飲茶逛街，但這畢竟不是她真正喜歡做的事情。那一天，在互聯網上看到一篇小品，與坐在我跟前正百無聊賴的母親分享。

故事說的是位拜在禪師下面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又取得碩士學位，然後又出遠洋到耶魯大學讀博士，花了好多年時間，終於獲得博士學位，學成回國，非常得意地去拜訪大師說：「師傅，我現在得到博士學位了，

以後再要學習甚麼呢？」大師說：「學做老人。」

學做老人是一輩子的事情，沒有辦法畢業的。不管是農工商各類人等，都必須學做老人。」

我對母親說，現在你需要學習的是做老年人。初生孩兒牙牙學語，學吃飯走路。然後上學去學知識。青少年踏入社會，學習與人相處之道。工作了學習如何融入工作的集體。結婚生子了，學習為人夫或為人妻，以及為人父母。中年人要學習不執著，那麼到老年了，也要學習怎樣做老人。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在學做老人。

我解釋給媽媽聽，她應當怎樣學習做老年人。學會接受她身體的衰退，肌肉酸痛，牙齒掉落，這是人生必由階段，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不可違抗。其實媽媽身體還不錯，沒有血壓高、糖尿病或心臟病，只是膽固醇過高一點點。只是由於與人溝通的渠道愈來愈少，患上腦退化和憂鬱症。

媽媽長時間生活在大家

庭，在婆婆和丈夫壓抑下，大半輩子都處於被動，凡事忍耐和服從，永遠是個隨波逐流者，為別人而活著，以致沒主見沒理想，所以她的問題主要是心理健康的問題。

我勸媽媽說，其實幸福只是一個感覺，兒子打電話來問候，學會高興；女兒在百忙中在街市買來新鮮魚給她吃，學會感動；聽到在美國的小孫兒吃力地用廣東話和她交談，學會開心，這些都是幸福。學會感覺幸福便是學做老人的一部分。

夢裡，我止不住自己的尖叫看見有人倒掛在空中百米高的桿子直插雲霄頂上，他像一根巨大的針懸着

風中，他飄來飄去指向每一個方向如此尖銳，又如此憂傷隨時都可能掉下來插進我們身體

彷彿要插進的

不只是我們的肋骨更要插進我們心靈的深處讓人無法拔出它的痛

詩情畫意

蕭融



培養老年人的興趣愛好，豐富晚年生活。 網上圖片

誰給我們這樣的痛